

央视开年大戏《幸福来敲门》在各地方台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播。或许是因为该剧创了收视纪录,为了讨个好彩头,“幸福”一时间成了最时髦的热词——北京卫视已经播完的《老马家的幸福往事》,江苏城市频道播出的《守候我们的幸福》,刚开机拍摄的《幸福生活在招手》……连续剧纷纷冠以“幸福”之名。再到前些年的《幸福最晴天》《幸福还有多远》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……电视屏幕上,关于幸福的电视剧从来没有间断。

幸福是什么?是老婆孩子热炕头,还是媳妇打的不用愁?电视上的连续剧热播着,快报记者也敲开了四个样本家庭的大门,探访他们平实的幸福生活,倾听他们的幸福感受。你会发现,其实幸福很简单,它就在你我身边,就是三口之家的柴米油盐,就是小两口的奋斗打拼,就是三代同堂的老少乐,就是半路夫妻趟过的那条河……

□快报记者 王凡 赵丹丹

A 样本家庭之80后夫妻 从裸婚到蜗居 幸福就是跟你在一起

问:幸福是什么?
答:幸福就是和相爱的人在一起。
问:说说现在的幸福。
答:有开心的事,有“垃圾桶”可以倒;有开心的事,可以有人分享。
问:有什么幸福心愿?
答:生个宝宝,看像他还是像我。
问:如果有人给你100万,怎么花?
答:当然是先还了房贷,无债一身清,然后每年去一个地方旅行,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。

一间50平方米的二手房,是王松和许艳在南京的小屋,这套房的首付是两人一点点存的,当然还有父母支持的10万,有了房,自然也当上了房奴,但对他们来说,比起几年前的状况好多了,“结婚时真的很累,不过现在总算有进步。”

毕业就分手像一个魔咒,王松和许艳也差点中招。2006年毕业时,王松决定留在南京工作,而那时许艳的父母早在盐城老家为她安排了一份工作,为了这事,两人没少争执,曲终人散,分别的那天,两人都哭了。可是一周后,许艳却意外地出现在了王松家的楼下,对视好久,两人扑哧一声笑了。

从没想过未来是什么,就是知道要在一起,是他们最初的想法,搭伙过日子不容易,争吵时常有,更多是欢乐,哪怕是有些涩的快乐。

由于在南京租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的,房子很旧,记得一次,不知何时家里来了“不速之客”,夜晚在角落里吱吱地叫,许艳不得不把王松抱得更紧。

第二天,她在看电视,不速之客悠闲从她脚下散步而过,她崩溃了,大喊大叫,两人拿着鸡毛掸在各个角落搜寻。无奈去买捕鼠粘,夜里,听到老鼠出动,慢慢粘上,直到动弹不得,两人开灯后发现老鼠真的落网了,兴奋不已。从此,从小怕老鼠的许艳有了免疫力,即使在王松不在的时间,再遇到小家伙,她也会操起家伙,一阵棒喝。

2008年家里人催着结婚,可那时他们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才7000多元,存款只有十万不到,也就只能够买卫生间的。

两人登记结婚时,连个婚房也没有,索性也没办婚礼,没拍婚纱照,只是去吃了一顿饭,裸婚,许艳记得,领证前,王松问她:“你想好了,我现在还

四个样本家庭的入户调查

当幸福 来敲门



幸福就是跟你在一起 IC图

B 样本家庭之三口之家 平淡是真,幸福不只是句“我爱你”



陈琼芬一家三口

问:幸福是什么?
答:平平淡淡才是真,不能老跟人比。
问:说说现在的幸福。
答:每天晚上,女儿放学回来了,老公下班回来了,全家坐在一块吃顿饭,看着他们吃得好香,就觉得好幸福。
问:有什么幸福愿望?
答:希望丈夫每次出租车都平平安安,希望我们一家都像现在这么好,看着女儿健康成长。
问:如果有人给你100万,怎么花?
答:先捐出三分之一给需要的人,帮助别人总是最快乐的,之后当然是自己用,换一个大点的房子,女儿就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了,把她的小屋装扮得很漂亮,她早想好了,墙壁刷成粉红色,门上贴上“请勿打扰”。

晚上8点,家住回龙桥社区的陈琼芬、吴建华夫妇像往常一样,在屋里看电视。上初二的女儿吴明则在客厅里写作业,每个人都在各自其职,陈琼芬喜欢看湖南卫视的《好好生活》,里面有很多生活好点子,她边看边记录,看到开心得前仰后合,一旁的吴建华则含蓄地笑笑。这个三口之家每晚都上演着最平常的一幕。

认识丈夫吴建华的那年,陈琼芬31岁,在当时也算大龄,“剩女”,头次见面,她没太留这个小伙子,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大姑娘那时很潮,玩心还重,何况在那种通讯不发达的年代,见面没戏后也就老死不相往来。

陈琼芬尽量把生活照料好,为了省钱环保,阳台上塑料盆里种上韭菜、小青菜、生菜,买回来,学着自己做包子、烧卖、饼。“自己不赚钱,现在物价也高,能做的就自己做,这样也可以省钱,不也是为家里减轻负担嘛。”她笑笑。

虽说老夫老妻了,陈琼芬总是盼望丈夫能像年轻人那样浪漫一番。过生日时,她曾有意无意地暗示过买花,憧憬着这么一个场景,被蒙上的双眼、两杯红酒,一蜡烛光晚餐,可十几年来丈夫一次花也没送过,一句“我爱你”没说过,这让她多少有些扫兴。

男人虽然不浪漫,但顾家,这让陈琼芬挺知足,丈夫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应酬,要给他买衣服也总是直摆手:“不要,不要。”家里有一个抽屉,里面放着钱,陈琼芬的家用都从那拿,可是它就像一个百宝箱,总也拿不完,那是吴建华总会不定期往里放钱。

社区有活动,陈琼芬总是拉着

女儿第一个报名参加,而吴建华总觉得做观众最合适,不过有时他也拗不过妻子,一次陈琼芬带着女儿去参加安全知识竞赛,要求是一家三口一起上,活动进行到一半,陈琼芬一通电话把丈夫叫了来,那次全家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,拿奖时,陈琼芬也分明看到丈夫在偷着乐呢。

吴建华的工作是运送邮件到外省,出差就是十几小时的路程,单位经常有急事,需要半夜出车,不能分心,为了照顾家庭,这些年陈琼芬一直甘愿在家做全职太太。家里的经济负担也全落在丈夫一人身上,不爱表达的丈夫从来不说一句苦。

陈琼芬尽量把生活照料好,为了省钱环保,阳台上塑料盆里种上韭菜、小青菜、生菜,买回来,学着自己做包子、烧卖、饼。“自己不赚钱,现在物价也高,能做的就自己做,这样也可以省钱,不也是为家里减轻负担嘛。”她笑笑。

虽说老夫老妻了,陈琼芬总是盼望丈夫能像年轻人那样浪漫一番。过生日时,她曾有意无意地暗示过买花,憧憬着这么一个场景,被蒙上的双眼、两杯红酒,一蜡烛光晚餐,可十几年来丈夫一次花也没送过,一句“我爱你”没说过,这让她多少有些扫兴。

男人虽然不浪漫,但顾家,这让陈琼芬挺知足,丈夫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应酬,要给他买衣服也总是直摆手:“不要,不要。”家里有一个抽屉,里面放着钱,陈琼芬的家用都从那拿,可是它就像一个百宝箱,总也拿不完,那是吴建华总会不定期往里放钱。

社区有活动,陈琼芬总是拉着



幸福就是平静,就是平淡 CFP图

D 样本家庭之再婚重组 半路夫妻二十年 趟过那条岁月的河

问:幸福是什么?
答:全家人在一起,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。
问:说说现在的幸福。
答:找了一个好老公,儿女双全。等着将来媳妇进了门,再有了第三代,那我离全福太太就不远了,哈哈。
问:有什么幸福愿望?
答:希望我的病不要复发,能活得久一点,多看看美好的生活。
问:如果有人给你100万,怎么花?
答:钱财是身外之物,如果有这笔钱,我要用一部分钱回报社会,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别人帮助了我。

都说半路夫妻不容易,就像《幸福来敲门》里的蒋雯丽和孙淳。如果说,外人肯定看不出这是一个重组家庭。夫妻俩退了休,女儿刚刚出嫁,儿子准备高考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韩萍今年54岁,住在大方巷社区。1990年,她带着8岁的女儿和长她8岁的同事老蔡结婚。在此之前,她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。结婚之前,两人郑重地谈到女儿的问题。韩萍说:“你要对我女儿好,女儿缺少父爱。”老蔡一口答应下来。这一答应就是20年,韩萍说,女儿跟老蔡从来没有红过脸。

老蔡真的对她女儿好。女儿小时候,在生父家里看到母的儿子有个200块钱的游戏机,回来就哭闹着也要,老蔡二话不说,花200块钱买回一个来,他不想让女儿心理不平衡。对继父的称呼问题,从家根本不是问题,那会刚结婚韩萍还习惯跟女儿说“你蔡伯伯”什么什么,反倒是女儿嚷嚷着:“妈,你该改口了,那是爸爸。”

韩萍跟老蔡结婚一年后,生下一个儿子。弟弟的到来,也没有让姐姐失宠。韩萍坦诚地说:“对我来说一样,都是自己生的,主要是他的态度。”老蔡说,他对两个孩子完全是一视同仁。所以两个孩子也相处得非常好,弟弟小时候,都是姐姐帮他洗脚。

对于家庭的特殊,韩萍也从来不对孩子藏着掖着,所有事情都摊开来讲。儿子大了一些以后,韩萍就告诉他,妈妈是跟姐姐的爸爸关系不好所以分开了,然后跟爸爸结婚才有了你。

前两年,女儿出嫁,因为生父怕家里觉得怎么有两个父亲,于是没有出面,全权交给了老蔡。他对老蔡也非常信任。老蔡说,那天嫁女儿,老蔡的亲朋好友全部出动。

“我经常跟女儿说,我不怪你爸爸,如果不是他,我也没有现在的生命。”韩萍很感恩地享受着当下。虽然有风雨,但是很幸福。因为有风雨,所以更珍惜。

C 样本家庭之三代同堂 都说隔代亲,宝宝叫声外婆就知足



外孙女是王建梅的心肝宝贝

问:幸福是什么?
答:一家人和睦是最幸福,这跟钱多钱少没关系。钱多就多用,钱少就少用。

问:说说现在的幸福。

答:我们带宝宝就觉得幸福,累也是一种享受。

问:有什么幸福愿望?

答:就是我跟老伴身体好好的,女儿女婿也好好的,一起把宝宝带大。

问:如果有人给你100万,怎么花?

答:我没想过天上掉馅饼的事。我反正不会去换个大房子住,房子够住就行了。给女儿分一点,给我的姊妹们分一点,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?

“宝宝!”老远看见一个小不点,王建梅的声音高了八度。她张开双臂,那个小不点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。王建梅一边喊着“慢点慢点”,一边情不自禁地往前迈步,那个粉粉的小家伙就扑进了怀里。

王建梅是云南路社区的一个普通居民,今年54岁。那个小不点,是她的外孙女,16个月大。

自从宝宝出生,王建梅的生活重心就完全转向了她。因为女婿常常出差,女儿带着孩子住在娘家的时间比较多,三代同堂的幸福写在了王建梅的脸上。

每天,王建梅有着严格作息。清晨5点半起床,宝宝的小床跟她的大床挨着,她起床第一件事一定是盯着熟睡中的宝宝看一会。

王建梅又要接着忙活宝宝的中饭。用猪肝西红柿下点面条,他们老两口也随便吃点。等着吃完宝宝睡午觉,她还是歇不下来,还要准备晚上的饭菜。

女儿下班回来后,王建梅相对要轻松一些。晚饭之后是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刻,大人看电视剧,宝宝一个人表演。“她搭积木以前,还要我们都鼓掌呢,有时候又把搭好的积木一下全部推倒。”王建梅说,每个月,她都要忙着给宝宝的中饭。用猪肝西红柿下点面条,他们老两口也随便吃点。等着吃完宝宝睡午觉,王建梅才能真的休息下来。

因为抱孩子太久,王建梅得了腱鞘炎,手肘上贴着膏药。她嘴上说着“累”,可心里的大实话是“听到宝宝喊我一声婆婆心里就高兴”。王建梅自己也乐,隔代亲这话一点不假,就是特别疼。可宝宝学叫人的时候,婆婆排在第五个才会叫。不过,外婆才不生气呢!

女婿在家的周末一般会把宝宝带去奶奶家。王建梅每次都会把宝宝送上车,小家伙有车坐又见着爸爸,只顾着开心,并不懂外婆的失落。“小家伙一走,我就开始想她了。”

可是总有一天孩子要长大,王建梅洒泪说,她会充分尊重孩子,将来她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,“到那时候,我跟老伴就出去旅游喽。”

推着宝宝在澜声巷里走,总会遇见熟人。那天,外公推着车,王建